

ZHANKIANDI GO



戰歌

史輪著

戰前之歌

詩歌叢書之五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

著者 史 輪

出版者 詩 歌 出 版 社

總經售

上 海 聯 合 出 版 社

上海愛多亞路五二三號

蒲 序

看完了史輪的飽滿的集子，我描寫不出我心底的高興，顯然，史輪已真正爲近年的淒慘的死裏求生的社會現實——作爲新詩歌復興期的一個大收穫，而留下了偉大的歷史的輪迹。

我完全贊同史輪之走着如下的路線。爲着歌唱・表現時代下的多難而偉大的社會現實，爲着大衆化，這些路線是確當的。

第一，史輪的武器是新現實主義。他有清晰明確的認識，他有銳感而確當的世界觀。譬如他鄙視嫩弱的女郎（嫩弱的女郎），他恨他的母親沒有變做高爾基胸中的母親（寄母親），他爲了「她是走上綺羅的隊伍」，而「我却有着黃金的工作，…如今沒有…牽掛」，表示出「是她棄了我？是我棄了她？」（以上見「誰棄了誰」）的質疑。除了別的一二篇偶有不自然的尾巴之感外，像這些，他都是運用得極其美滿的。

正有如我們之所知，新現實主義同時包含了新浪漫主義，與革命的浪漫主義並不分歧。高爾基早年作品充滿了浪漫色彩，然而，他的東西沒有一篇不是由於社會現實所出發。所以我們不難了解——

第二，史輪之在形式上有短簡的近似敘述的抒寫，同時也有長篇的熱情豪放的浪漫表現。歌唱。前者，像「雨」，「夜深了」，「暗夜裏」……是例子，而「夜深了」最可代表。後者更屬作者之特長，最有精萃，像「踏夜進行曲」，「船夫曲」，「祝福你呀，我的故鄉」，「夜渡黃河鐵橋」……均是代表。

第三，史輪不忘記寫歌謠。「老天爺」，「中秋月」，「海河水」，「探監」都表現得極其自然。一般人天天倡言詩歌大眾化，而作品上不僅不寫作歌謠，學習歌謠，甚至於罵倒歌謠，這是大糊塗。我們由於史輪之寫作歌謠，我們間接還可以曉得史輪的集子裏的大眾化程度之尺度。唯史輪是跟溫流，岳浪，亞平，柳倩一樣，走着實踐上去提倡詩歌大眾化的路。

第四，寫大眾合唱詩。

雖然，作為新詩歌的形式再無妨是劇詩，散文詩，長篇敘事詩，史詩，諷刺詩，而在「多樣的形式適應多樣的內容」的信則下，對於史輪之為新形式之開發，建立，我感到極其愉快。自己永遠局囚於一種抑揚格裏的詩人，是自殺，不是進步。

至於史輪的詩的好壞，我想，大家都是肉眼共看，可以無用多贅的。唯其如是，大家可以發現出更多的寶貝。不過，我壓抑不住我的愛好「夜渡黃河鐵橋」的心？我請求大家讓我單獨對這一篇說點話吧。

「夜渡黃河鐵橋」裏，史輪顯現了他的藝術天才！

史輪在夜渡黃河鐵橋的一剎那，他不僅表現了那種情景，他更通過了他的偉大的想像，他把一九三五年的北國的水災，通過形象化的手法而攝進。他的筆下表現了澎湃的熱情。你看，他看見血漿一片，滔滔中倏忽又幻化成黑漆一團，他彷彿看見無數萬的閃動的鬼影。牠們『分明都飲着黃水的苦汁，一時又吐搖擺一付苦臉；忽地用那黑掌抓心，忽而又指向老天』，詩人為牠們而發出同

情的疑問，他道出了這些寫在歷史上的人禍與天災。他說，他更問：

啊！你一定有悲憤得難以道出的語言。

啊！你可是黃浪吞噬了的冤魂？

你可是慘死於槍刀下的弱者，至今白骨未掩埋？

你可是在飢餓凶神之寶刀下的犧牲者？

你可是爲了要活而飲了流彈的厲鬼？

你可是爲了自家人的肉搏而含恨終天的一一

不然爲甚麼露出水面來啾啾哽咽？

接着他更進一步，他寫羣鬼由紅水裏上昇，在夜空中咆哮飛騰，說：

像地獄中撒旦率領之羣魔，

因謀叛，蜂擁着殺上天庭。

一個個高伸着黑大的拳頭，

咬一陣嗤嗤的牙齒又連連呼起巨聲：

「誰使我們葬身魚腹？

誰攫去了我們的生命？

還命來！還命來！我們要活！

別坐在我們奉獻的天堂裏裝神！」
聲音像深山中一陣雷鳴，
四邊的峯巒立即送來了回聲；
這聲音顫搖得巴顏喀額山在跳動，
並鼓起太平洋的洪濤滾滾似潮騰。

更寫：

啊，這血流呀，鬼影呀正在沸騰上湧
；

汽笛撕裂般的暴響又在耳邊長鳴。

請問，在中國，曾用這種技巧去形象化的
可有幾人？

抓住現實，用豪放澎湃的熱情，通過形象
化的手法，通過銳感確當的世界觀，我想，
史輪不僅如今已曾相當地做到，將來也更會
無窮境的地努力下去的吧！我願史輪偉大的
地爲我們寫下一些輪跡。

蒲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於青島

王 序

詩歌不特是時代的喇叭，它還是詩人生活的火花，心琴的躍動，叫鳴。

始終用全幅生命力對了惡劣的環境挑戰，奮鬥，奪取光明與真理的人，他才能有充實的生活，求生的魄力與怒發的熱情。

也唯有這樣的人才能歌咏時代，人生，使自己的歌聲應和了新社會的降生。

這目標自然懸的太高。但，任那山石多麼巉巖，山路多麼不平，努力爬行的人也終有造極登峯的時候。

詩歌隨了社會演進的歷程，言語的解放，它早已衝出了象牙塔，不再讓少數士大夫玩弄古董了。

它由狹小的領域，律絕的硬殼逃脫出來，要求它新的生命。白話詩的誕生自非偶然，詩歌大衆化的要求，又豈是空喊？

一個任您怎樣小的人物，（在士大夫文人

眼中的小人物，在我們眼中反是強大的。）只要真的經驗了生活，認識了生活，能用正確觀點去攫取好的材料。就都有學習寫詩的資格，而且有寫出偉大作品的希望。

史輪在士大夫文人眼中是一個極平常（也或者還沒有看到）的小人物。不錯，他自己承認是農家的孩子，爲了吃飯及青年擴張生命的熱望，出走家鄉，在軍營混飯，手觸着槍桿在冰雪的北國苦挨過夜寒，也曾在火線上賭賽着生命，在衝鋒號下玩弄着慘酷的把戲。因爲他沒有升官發財，衣錦還鄉的夢想，忍受不了那種一將成功萬骨枯的吃人生活，就逃出了灰色的隊伍，做小販，做……也嘗過不見天日的鐵窗風味。終於歸來了，他含着苦淚又投到故鄉，母親的懷裏。

他身上刻印了生活的創傷，經驗告訴他人生是一部苦難的戰鬥史。他在流浪中沒有獲到甚麼；回來呢，農村又正在一日千里的極速崩潰中，他親眼看着種種慘狀，及動蕩中農民的流離呼號。一顆青年的心還能沈靜嗎？

於是他開始了歌唱。

一個新進的歌唱者，自然沒有多少工夫去琢練調門，去變換喉音，他只是本着一腔熱情，天真的，赤裸的，痛快的吐訴着個人的經驗，生活的不平。

他也能衝過生活的苦悶，希求未來的光明，歌咏真理，歌咏理想的生命。然而，這時代能滿足他火熱的要求嗎？不能，這世界是黑沈沈的，冷冰冰的，他失望的哀歌，又在哀歌中高唱。

祇要，看完他這冊二三年來集成的詩歌，就能明白我的話是一點也不虛假。雖然，我還沒見過他，但由友人口中或他的自述，他的詩歌裏，也可給我的話做確實的保證。

自然他的詩離爐火純青還差的遠遠。——但，我絕對不贊成詩人的早熟，而且，如果要想在詩歌上留下些不被時代淹沒的作品，那又非盡畢生之力不為功。

史輪這冊詩集，在他也就算暫時訂一下弦，調了調音，唱了一個叫板。以後要彈出甚

麼樣的調子，甚麼樣的曲情，能不能感動聽家，能不能成為大時代的和鳴，也全看他努力的程度如何！

詩歌，我以為是音樂，美，力和生命的結晶，打算寫作值得紀念的東西，那自然非具備上列的條件不可。史輪不會萎縮，不會屈伏，在他詩歌生命的蒸騰中，我熱誠的希望他，創造最高的最適當的藝術形式，並採用新的語言，配合美的律動，而成為真正的時代歌唱者。

書罷，正值國事日非，瘡痍滿目，苦痛槌心，欲哭無淚的當兒，我恨自己，也恨寫詩的朋友：

「難道我們祇會寫幾句詩歌嗎？」

王亞平一九三六，十一，青島：

目 次

封面設計.....	李 刼 夫
蒲 序.....	蒲 風
王 序.....	王 亞 平
旱	1——8
風旱.....	9——10
老天爺.....	11——12
戰前之歌.....	13——19
雨.....	20——20
夜深了.....	21——21
中秋月.....	22——24
暗夜裏.....	25——26
運河岸上(一).....	27——28
運河岸上(二).....	29——30
海河水.....	31——32
更夫曲.....	33——36
寄母親.....	37——38
誰棄了誰.....	39——40
嫩弱的女郎.....	41——41

夜渡黃河鐵橋	42—45
船夫曲	46—51
踏夜進行曲	52—55
探監	56—57
祝福你呀！我的故鄉	58—64
月蝕	65—66
垓下之流	67—79

旱

蚩蠟熱心地吹着洞簫，
圓月悠悠地爬上樹梢，
破院內列着歌舞的蚊陣；
媽媽正在心意煩焦。

她愁着鍋兒裏缺乏米麵，
她愁着鍋底下沒有柴燒；
她更愁着天爺不下雨呀！
紅梁一斗又漲了三吊。

尖起聾聵了的耳朵，
分明是人兒的步聲。
睜開昏花了的眼睛，
才看出是兒子的姿容。

「兒啦！你好哇？
你拿錢來了，還是米？」
.....

怎麼你不答腔呢？

莫非身上不舒適？

.....

和娘講，有甚委屈；

可又是東家欺侮於你？」

兒子倒在母親底柔懷——

那半張污席上重溫了母子之愛。

他頰上映着冰箸，心底瀰漫着悲哀，

任憑娘怎樣惶急，唇兒只是不開。

「娘呵！不是旱了嗎？

作惡的天爺，從五月……

初一下了那場雨；狠心的！

還沒見一個雨點呀……

時候呢，已有了兩個多月！」

「可不是？咱村也抬了龍王爺，

晒了一集可還是不見雨；

白天儘是陣陣清風，

夜間儘是滿天星星。

「後來又把它送回了廟裏。
他老人家倒捱了一頓腳踢，——
張三，租地種瓜的那窮漢，
連連說着：「揍死你！揍死你！……」
又給了它兩個耳巴子，——
五禿子，那給七先生家搗地的。」

「前日你六孀孀，那多年的寡婦，
又穿上一身紅，爬上柳樹；
哭了一晌「黃天」，後來真哭了，痛痛地，
但是！終于沒見老天掉下一顆淚珠。」

「娘呀，就因天爺不下雨，
我才和王母村作了別離。
那里，我一氣住過五年半哪，
一旦東家和我說明了心意。」

「他望望天邊的赤雲，歎了口氣，
啊！他又失望了，今夕；
他呆看我一會兒，又瞅瞅地，……
我知道他有了碍難出口的話語。」

最後才叫起我的名子——家玉！

「你回家吧，這兒還有餘洋一塊，
僱不起你了，沒法子，實在！
苗兒枯乾了，你也看見，
這裡，今晚請你即時離開！

「我那里肯走，和他拌了嘴：
——啊！你們這時逐夥計？
全不念忙時候，麥秋之際，
全不爲窮人着想，設身處地。

「他說；可是他也動了氣：
這能怨我嗎？絕非從心所欲。
那麼上邊爲何不把我來赦？
區部又派來剿匪捐，招兵費，
鎮上又坐了預征的錢糧櫃。

「我說：——但是您總比我強，
倉裏不是還有兩囤積糧？
我，也是人生父母養呵；
家中已餓着五十多歲的老娘！